

四明叢書

張宗祥



迴瀾正諭目錄

貞白五書四

戒酒諭

推棋諭

正襟諭

觀戲諭

讀書諭

爲文諭

察謗諭

務節諭

引修工部

凡八篇

約圖刊本

迴瀾正諭

貞白五書四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余獨學石峯歷有年歲每求所以自正者而不可得
更詣余余何人敢抗顏取越蜀吠怪哉第虛詣當令
實歸輒取流俗所翫返諸理作迴瀾正諭示之凡二
卷八篇云嘉靖乙卯人日四明馮柯識

戒酒諭

酒猶醢也醢之殺人則知畏之酒之殺人則不知畏而
反甘之何以故醢毒顯而易見酒毒隱而難知惟易見

故望而畏之不敢近惟難知必待其毒之發以至潰裂
不可解而後悔亦無及矣故智者畏酒如酖愚者甘酒
如飴而世固靡哲而不愚也未飲之先心能將身一醉
之後酒則役我夫是故喜怒哀樂不中可否之節吉凶
利害莫識趨避之方幾事其所密也酒則漏以敗謀尊
貴其所嚴也酒則倨以犯上人有隱伏嘗恐暴露以覆
之矣酒則假託示直盡而無遺己有怨仇嘗勗長厚以
忘之矣酒則宿憾如新報之已甚禁網以酒而弗忌也
忿戾以酒而弗懲也不惟圯德亂儀近貽不醉之恥而

且挑怨速禍遠基喪亡之憂此其爲毒較酖多端曾是不畏當復何畏或曰子必性不飲矣天垂象有酒星地示文有酒泉人獨奈何不飲哉是不然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漢有酒泉郡因地沸甘泉而名耳故酒非天降也非地出也本於麴蘖成於水火蓋儀狄所以媚夏后而禹疏而絕之也然禹能絕已之口而不能使其人之不好能疏狄之身而不能使其術之不流故玄酒之淡化爲醇醪獨醒之風變爲沈湎而或者乃紀醉鄉稱歡伯寵以清聖濁賢之號著爲酒德酒功之文蜉蝣

天地螟蛉人物芻狗教化瓦礫禮樂而傲然遂以真一
義皇自命是固當爾耶抑其夙抱不常而齟齬憤激有
所託而逃焉者耶託也逃也則飲非實飲醉非實醉外
示汶汶而內察察貌若憤憤而志離離雖德歉中行而
顧其言論風采猶狂者之亞也獨怪夫空言無當之儔
師心不檢之輩亦欲借此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凌轢
同類玩侮長上褻昵媚姦疾視法家如癩如癡衣冠而
亡賴豪貴而酒徒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嗚呼糟丘酒
池履癸奔餽糟啜醢楚狂戮鳴鳩日富東京亡鴟腦節

進西內泣杯酒責望灌寶夷耳熱口烏平通殛醉呵故
將亭尉誅使酒難近季布去昭然大誠誰不聞知而乃
誣天地以禍人世也然則廢酒歟曰祭以清酒宗廟之
所需也我有旨酒嘉賓之所衍也烏可廢所貴畏禮而
知節爾故居喪不飲致齋不飲當事不飲愼疾不飲恆
膳不飲至若賓价雅集醴畢序行勢難自禁禮不終辭
亦但使浹洽而已不必充其量苟善禮際而已不必竭
其歡誠如是則神長守其都而鬼弗瞰魂常安其宅而
魄不驚有不言言必有中有不動動罔不臧悔吝潛消

吉祥滋至而孟子所謂先覺賈子所論先生庶幾近之矣不然而樂酒無厭謂之亡是猩猩之智也不爲先生先覺而猩猩乎猩猩人面小兒聲出入必羣人利其血蹠則以計多設醇酒危屐置之路歧猩猩見之卽知道其人祖先姓名呼云奴欲捉我捨去捨去良久復自謂曰試共嘗酒及嘗甘之飲盡甕起屐而醉舞因遂顛躓爲人所擒夫以猩猩之善揣摩明鬼物其智宜可以自全而卒以不免何酒故也彼其捨去而復嘗也豈不曰吾嘗之而去固無害者然而不嘗不甘甘則遂忘其去

以至此也故酒之殺人也烈於酖酖毒令人畏酒毒令人甘

推棋論

昔仲尼有言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世以是藉口謂夫子且教人博弈我何不可於是決機謀於指下定勝負於枰閒爭道不恭甘隕首而不顧對者求止寧留賭而怡如爲人覆局誇不誤以爲能與子對博笑瓜葛以爲謔此算彼應具稱國手暑窮膏續無有既時幸而勝則快於心矣不幸而負諸復爲決之正如嬰兒

之覲果得其一又思其二其三其四不罄所有不止又如貓之捕鼠一眼注之一耳聽之雷霆震而不聞滂澍進而不辨見先生長者而不作問之則曰余方有公事也而閒有矩矱方正羞與之著者反羣聚而咻之曰俗夫以不棋爲俗則必以能棋爲清孤山林子固世之所謂清修吉士也其言曰世閒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耳棋與糞較然不侔矣林子方且齒棋於糞而世乃求清於棋得非所謂謬用其心者哉無所用心者爲之賢乎其已有爲之言也謬用其心者已之賢乎其爲

務本之論也或憤憤言曰異哉棋者數出河圖體藏兵法蓋唐堯憂世之所作也而通恥之不爲必未知其委耳誠知之如聆清角惟恐其闕矣余曰吁堯造棋法張茂先之言爾然而伎非六藝之列名雜戲具之中精之不足以立身習之不得以起家施之不可以經國勝之非所以策功君子不作無益害有益堯豈有是也獨其據局以廣地分布以張勢或爭先以往或佯棄而退或旁衝中斷以絕其援或外潛內隱以設其伏或鴈次魚貫而蟠之以曲其跡或聲東掩西而謬之以亂其趨或

攻而圍之厄其吭而使之吐或遠而避之誘其進以陷於險以至敗棋可著過行有法多算少算之異效先著後著之中機比之他戲有意義焉故好事者遂擬之以爲兵推之以爲堯而堯亡是也縱有之堯典中獨無允執厥中之心法乎丹朱徒得其棋法故雖稱絕藝終爲不肖子而以天下輸於舜所謂藝成而下也舜則妙得其心法故雖無他技而德爲聖人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所謂德成而上也學者果能審舜朱之辨察德藝之分以其用心於棋者反而用之當務之急則精思可

以極深研幾奇術足以應變成務事功立而志意著鄙
賤遠而聲光垂矣顧乃忽韋主之正論蔑陶公之大戒
嗟和靖之不能爲學秋之專致妨時失事內以蕩侈其
心倨俚易侮外以徵怨於人甚或不擇倫比以友姦貪
利心一炎賭及衣物得失旣關徙棋易子計智不行忿
厲相加以致變詐之機熟廉恥之道喪利欲之風成游
惰之姦起劫殺之名惡禮讓之俗傾刑獄之事煩身家
之計失不其謬甚歟惟世之封君及大夫告者身旣就
閒子克任事以消永日可矣然律之耄期稱道儀家範

俗者猶尙偷焉況彼年少而憂方大身獨而事孔庶庸
得尤而效之也或曰棋固不當爲矣然探觀子言蓋深
明棋勢者也明於己而戒於人豈非戾耶是不然歷羊
腸者然後知其險而不可踰也過洞庭者然後知其危
而不可入也楊朱墨翟之害道不習則不知其說而闢
之嚴烏喙鰓魚之殺人不嘗則不知其性而禁之力故
余之於棋也惟明之而後知其不可爲而戒也奚戾哉
奚戾哉或乃推枰斂手曰吾不聞子言幾謬用其心於
一生請自今舍吾之棋而學子之棋矣

正襟諭

爲當暑不
衣者作

昔康節先生讀書百源山也冬不爐夏不扇卒窺見大
窮微微爲百世師若是者吾未敢爲諸友望試卽物類
衆所共覲者譬之夫飛走亦類也頗有知覺觀鴈之秋
至燕之春來其於寒暑之際得之先矣然毛如是羽如
是未聞因寒暑而增減至彼草木則無知矣寒則以凋
枚朽榦當之而不懼不憚暑則益枝榮條暢與日爭茂
而無少退避意彼向陰草木不榮不實者有之故余謂
草木之無知愈於飛走之有小知者若夫人獨靈於萬

物故上古聖人者出以爲飛走草木不能自爲之衣而
天爲之衣人則能自爲衣者也故天不爲之衣而特與
以衣之之具令人自取裁之夏而葛冬而裘皆人因天
時宜地利所以自別於物類者也而號襲儒生者解冠
卸裳裸形不顧曾不思物類之未嘗不掩體焉則人之
最靈又不若飛走之有小知益明矣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且儒四民之一也彼三民者日夕仿勦無頃刻暇逸
至嚴暑暍灼之際則或曝背而耘汗滴下土或操斤執
鋤揮汗成雨或肩輪擔負汗流浹背而苟得一蔽芾之